

創 作  
老 子

1928

譯 雲 景 廖

作 創

# 老 子



3 0543 6376 1

**1 9 2 3**

譯 雲 景 廖

261.57  
3548

「您老人家像是個過路人。是打那裏來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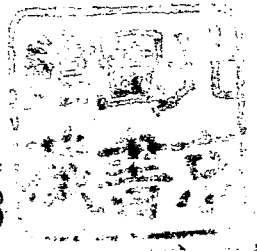
「由洛陽來者」

「那麼、是周朝的浪士破」

「正是。何以見得？」李耳老人正等看對坐的怎麼回答。對座的是個不甚體面的男子、約有二十五六歲的年紀、好像是個走慣江湖的賣藝人。李耳老人和這男子正在一個冷店名叫漫漫亭的樓上一間小房裏圍着張桌子喝茶談話。

「那到沒甚麼難事。像您老、這麼個打扮、在這腌臢所在混、那能不是呢？  
.....  
凡是洛陽來的浪士老、個個都說道周家快完啦。您老也一樣

1  
A212888



兒的口氣破」

李耳老人微笑道「差不多罷」

「小的說話粗魯。像您那麼大歲數啦才能官、再想找事可很不容易嘍。您剛到此地、有所不知、列國來的浪士們裏頭也很有些頭銜的士大夫、做不着官在這裏流浪的儘有儘有、流落作苦工的也很有事哪」賣藝模樣的男子瞧了瞧李耳老人滿臉的老相——足足過了三五個六十花甲啦！所以滿嘴憐恤了一番、往下又說道「今兒個和您遇在一處、倒是有緣、敝姓鳳、在小地方吹笛賣藝過日子、還要您老提拔提拔。懶漢偏好酒、才剛在外頭喝了來啦。好過好過！我樣子雖然不大好、原來倒是個老實人、啊哈哈！」

您貴姓？」

「我嗎？」

「下回好稱呼、請教請教」

「哦！怠慢了、哦呵呵呵！」李耳老人嘴裏雖這麼笑道、其實、肚裏正不分曉怎麼答應才好。

原來李耳老人出了洛陽、到了這裏晉都絳、併非有志仕宦。他一個月前、還由侍周天子、是當周室的守藏吏。

這一天有個楚人上朝求見大司馬。此時正值大司馬和冢宰大司徒等々大官密議國防、倒是很忙的時候。

「在下今天所以來、爲的是想獻實在下的新發明品」

大司馬故作威風問道：「到底是個甚麼發明品？」

「就是這個」來者由囊中取出一張紙、紙上畫的是個矛榫和好詳細的說明詞句。大人、這便是在下所發明的矛。無論敵人如許堅固的盾、也能刺透他。這矛如何的快。實在非言語所能形容」

大司馬接過紙來、仔細瞧一瞧、原來到是很希罕的鍊造法。哦！那鍛鍊法詳細載於這上頭。你的意思、是要我買這個製造權嗎？大司馬以爲那法子也是很合理的。兼之現下正有需用新武器的必要。他笑嘻嘻的說道「當場同你買」發明家以爲年來的刻苦已酬。極口的褒獎『大

司馬聰明』

「要賣多少？」

「大人。一句話、一千貫算了罷。」

「可以、就給一千貫。」

大司馬說即刻給錢、又說道

「往後、再有新發明的武器只管拿來商量。」

發明家聽見這話、忽然低頭平身又從囊中取出張紙說道「大人。還有話商量」他說這裏還有別樣的新發明、便是剛纔說的矛也刺不傷的盾的製造法、圖形和作法的說明都詳細載在紙上。大司馬驚異道「這也買」買賣已經辦妥。誰想那位發明家又從囊中取出張紙、說道「大人。可以不可以再買個新發明品的製造權？不是別的、就是特別利害的矛、管包能破剛才說的堅牢無比的盾。」

大司馬到了這個田地、也略微知道自己是被這個發明家給騙了。由夢中醒來似的、叫道「甚麼？膽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如果狗命要緊、把那兩千貫擱下、快跪！」

發明家鼠竄而逃了。這裏李耳老人在座。鸞鸞鸞的在旁邊竊笑。不問可知是笑大司馬的

腦筋簡單，所以，那怪發明家把他當小孩子哄騙了，實在可笑得很。大司馬當着衆人的面前，這面子上實在下不去，羞極成怒，赫然作色喝道：「你笑麼？冷笑上官，須知道是非禮啊！」

照官品說來，大司馬定然比李耳老人官高得多。別人在座，同僚都志志忘忘的看李老回答道：「我笑大人看不出那發明家的原形，倒被他愚弄到了這步田地。所以我不禁發笑了。」

「照你這麼說來，你便知道他的原形？」

「咳！豈不知道，那是假藉人形而來的『道』也」

「哼，又是你的『道』了」

「就是那『道』來嘲笑大人無智。作矛破盾，作盾防矛，又再造矛破盾，於是將止於胡底？」

矛和盾不過空延長時間，致加多苦惱和煩悶而已，將壞的東西終必須壞。今日周之天下是也。是以，我說，待壞的東西聽他快壞得好。」

那翌日李耳老人便棄官出洛陽了。

李耳老人有個單兒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老人很想見他一面。所以乘這機會罷了官出了洛陽，過了函谷關路經晉都絳，因一路的辛苦，正想找個店住下歇歇。來到這條街一看，地方雖不甚偏僻，因爲前面便是汾水，倒是條閒靜的街道，當頭一家客店，門面較街面

退後些、門前有五六層石頭台階、門戶兩旁貼的紅色紙綠色紙上面寫道「金谷錦鶯欣遷上苑」  
「四時常樂五福大來」真有十分鄉鄙的面目、確與洛陽大地方的景象不同、店號叫漫漫亭、是個不大款式的冷店、李耳老人打算就投宿這家。原來他的主意是想偷偷兒的來而偷偷兒的走、如今投在這家冷店倒很合式。

李耳老人的名字早教絳人知道了。因爲上年有個管人姓孔名丘字仲尼的少年適周想問禮於老人、併想和老人大大的談論談論治國平天下的問題。老人告之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仲尼唯唯而退。

孔仲尼的買賣說是甚麼『講演先王之道、』他倒是個『自我作古』的天才。他的招牌叫甚麼『儒學者孔夫子』門弟子倒很不少、他們到處胡亂提起李耳老人的名字、如今賣藝的酒漢風某問起老人的姓名、若要照實說來不免會惹起些麻煩、

所以李耳老人橫豎答道

「賤姓馮、」

「您打算住幾宵？」



「還沒一定」

李耳老人的衣冠也別無異彩、不過氣宇稍有正大的氣象、白鬚子太長而已、休怪那賣藝的只把他當作個沒人扶養的可憐蟲看待。却不知道他是個大哲學家。

他們倆正在談話時候、李耳老人忽然仰面看見頂棚驚異道「哎！這是甚麼？」原來由頂棚而牆上、由牆上而到老人的枕邊、染着一道褐色的飛沫、滴滴作委蛇的奇形、老人初以爲是漏雨、若是在頭上漏雨、可是難受的了、所以老人無意中驚喊了一聲。那賣藝的哈哈笑道「您老人家別害怕、咱這房子裏還有個作苦工的同宿哪、他時不常兒的喝醉啦便拿茶往那裏潑、那是他潑茶水的痕跡哪」

「呵？」

「有時候還潑酒！」

「潑酒?! 呵呵!!」

「那個傢伙可快活極啦、是個愛活動的年輕人、他有個怪奇病、天一亮便叫喊革命! 革命!! 自己一個人胡鬧」

「呵呵!!」李耳老人無精打采的勉強應酬他。

「我說革命那宗東西不隨便有的、他便說『你等着瞧、快到啦! 快到啦!!』」  
天天伸頭縮腦的等着革命來。他的買賣是在屠牛廠剝牛皮。革命一來、他一定先登第一打這漫漫亭樓上跳將出去破」

李耳老人初進店的時候、掌櫃的道「有同宿的客、您不介意、便住下罷」  
如今知道了那所謂同宿的客便是這賣藝的和那剝牛皮的。聽賣藝的道來、那剝牛皮的青年有些毛病、一天到晚的叫喊革命! 革命!! 李耳老人思想道、今兒晚上若要和這太潑瀾的年輕人在一處起居、不免要受累了、正想不出個主意——換店好、不換店好?——無精打采地朝着窗戶探看外邊的景象。

那絳城只在指顧之間、城南接連城的外廓是煙雨萬家、又見汾水蜿蜒繞城之一方、當汾水河岸城之南端、有一稍寬的露臺、是像望樓似的體制、由台基而至樓頂、層層滿塗紅和綠的顏色、那旁邊有株老大樹、枝葉茂盛、正遮着那露台、又見那樹蔭底下擱着張榻、此刻正值夕陽將紅的時候、李耳老人正看得高興、忽而多點出一場異樣的光景來。

你看那老大樹陰下走出十二個少婦、都身穿二藍的襯衣、擁着一位鬍鬚男子上台來、那位鬍鬚男子一上台來便坐在榻上、目不轉睛只看漫漫亭這邊的上天、滿面憂色、無精打彩的漫理長髯。……那雙眉、緊蹙在一處。那眼睛、如悲似怨。那十二個女子、一個手捧蒟醬之器、跪在前頭。一個手擎珠傘、一個手執孔雀團扇、站在後面。其餘有拿胡琴的、有拿角笛的、侍立兩旁。他們都一樣的沈默無言、這一場怪光景一直呆了好大工夫。那位鬍鬚男子的神色一步兒一步兒的由愁而悲而慘、終則悻然

作怒色。然而終不言語。

李耳老人正在疑惑、苦不分曉他的原形。此時有個女子走進房裏來。那女子長來瓜子臉、倒很有個伶俐相貌、十六七的樣子。照他的打扮看來、料是店家的女孩兒。

「您倆一塊兒開飯嗎？」那姑娘問了一聲。

賣藝的鳳某搖頭擺腦笑嘻嘻地爭先開口：「柳姐姐！天還這麼早，就開飯時刻啦嗎？」

「我知道你肚子不餓，你今兒個整天又沒出去作活罷」

「你瞧我便那麼的懶惰？！我一清晨便上街去賣了一盪工夫回來啦哪！」

那姑娘也不理他說的甚麼體面話，只向李耳老人重問道：「老伯伯，一塊開飯您不碍事罷？」

李耳老人點頭默諾，一邊却指顧城上而言他：「畢竟，那是甚麼把戲？」

小妮子趨上老人身邊去，探頭往窗外瞧了瞧，說道：「那當間兒的就是我們這裏的城主」

「甚麼甚麼那個那個？」鳳某連忙的問道慌張地也走上窗戶這邊來、趁個勢、故意把柳姐姐緊擠在自家胸膛前、也探頭往窗外瞧了瞧「我當是甚麼好玩藝兒、敢則是城主、他今天又來行道啦、我昨天也瞧見、前天也瞧見啦。」

小妮子朝老人說道

「城主啊、老瞧南邊」

「南邊？……那麼是楚國罷」

「說是楚國………說是、城主的靈魂飛到楚國去啦」

「呵！」李耳老人應酬了一聲、往下又問道「是何緣故哪？」

「我還不知道哪」那小妮子便想穿由鳳某脇下走過去。「不成」鳳某叫了一聲、正想把她撲回來、乒乓的却被她打了一個嘴巴、他的嘴鼻看看歪在一處、鳳某正在搗臉忍痛、柳姐姐已經走到樓梯那邊、回過身來說道「你這

個人、怎麼這麼酒臭氣、你今兒個又灌啦酒啦吧！」

「好姐姐、好妹妹、你別生氣你別生氣、我一天沒酒是不能活的、喝醉啦、更愛你了、愛得了不得了！」鳳某一邊說、一邊邁步追將過去。那小妮子丟了個蔑視的眼色、回過身、下樓去了。

李耳老人「那小妮子是店主的女孩兒嗎？」

鳳某「對咯、名叫柳娥、說是先妻養的」

李耳老人和賣藝的正在說話。店主端着飯進來說道「怠慢了」一邊將菜飯擺在桌子上、瞧了瞧鳳某、低聲說道「今兒個得求您給點罷」鳳某假裝沒聽見、巧了李耳老人從旁插嘴提起別的話來、所以店主的要賬竟無形消滅了。

「掌櫃的、借問」李耳老人問了一聲、便將才剛打窗外看見的怪象說了一遍、

「呵！您瞧見了城主啦嗎？那十二個娘們。是城主的女酒」店主說話時的表情、現得那裏頭有複雜的情節似的。

「女酒？！這倒也新奇！」鳳某叫了一聲也湊近前來、店主搖搖頭往下說道

「那十二個女酒三兩天內便要給放出去咯！咳！！可惜可惜！！」

鳳某「啊哈哈！這花瘋奴！！倒叫起可惜來了、你替誰可惜呀？……………要給放往那裏去？」

店主「送與楚國去的啣」（側視鳳某、作討厭狀）

鳳某「城主那傢伙捨不了十二條娘們、這才那麼愁眉不展的呵、哼！」

店主作溫色說了一聲「好說！」……………這又朝李耳老人微微笑道「那很有些緣故」

李耳老人把大碗放下、問道「是何緣故？」

店主「我們城主有件猛大的焦心事、您剛到此地、難怪您不知道。我是



本地人、所以很知道些個中的詳細」

李耳老人「待得您有閒工夫的時候、講給老的聽是了」

鳳某「他一年到頭天天兒的嚷忙！忙！！待看得他到底忙的甚麼？原來倒是整天兒的奉承奉承老……」

「得啦得啦你真壞透啦、你……求你好好兒的聽人家說話罷、休再插嘴胡鬧啦哈！」

〔店主談〕說起我們晉和楚的關係、原來是一百多年來的怨家、以先我們晉會有個很體面的城主、便是大名鼎鼎的晉文公、他亡居外國十九年、楚成王三十五年文公至楚——那時候還不叫文公、是叫晉公子重耳——楚將軍子玉想害死他、事不成、那第二年秦穆公以兵五千送晉公子重耳回絳、這便是我們的文公、文公五年率秦齊陳蔡諸國大敗楚將軍子玉於城濮、由是以後晉楚時常打仗、然而我們晉總是贏的少輸的多。

上年——現在的城主即位第二年——我們城主率諸侯爲周築城、楚是不來的、我們這城主原來性情強項不肯認輸、向來皮氣大得很、巧了這一年——前六年——楚之亡臣伍子胥率吳軍與唐蔡俱伐楚、楚將

卽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而陣、

鳳某「嘻嘻！我當你有甚麼新奇的發明、敢則是說些沒道沒味兒的舊書。我告訴你、這宗買賣原來是我的專利、知道得還要比你詳且細哪！」

店主「你知道得詳且細？那麼便請您這位老先生只管說來！」

鳳某「楚車被打得落花流水、吳軍乘勝直追五戰及郢、己卯楚王出奔庚辰吳軍入郢、伍子胥發平王之墓鞭王之尸」

店主「得啦得啦 那三歲小孩也知道的、還值得你搖頭擺腦比手畫腳地使筋說來嗎？」

鳳某「嘻嘻！我搖啦頭啦嗎？」

店主「才是、……求你好好兒的聽我往下說來、休再插嘴胡鬧啦哈！」

〔店主談〕當是時、我們城主意圖因人成事、想分些肥、也出兵伐楚來了。那時候我們城主有個十五六歲的公子、名叫珍。珍公子年紀雖小、長來格子大、一看可有十八九歲的樣子、說來這珍公子也真好事、當漢水之役、他竟跟殿去了、此役表面上晉軍雖獲贏杖、然而三除四扣得來倒是大大的賠

本。何以言之？當此役失落了珍公子不知去向了！後來楚國聞知我們城主日夜痛惜失公子、遣使者來說項謂楚願歸公子晉何不趕快設法。我們城主大喜、即刻賚送寶刀絹牛馬等物與楚、此外還有十二個美女哩。然而年年貢去而人不回。可憐城主竟一直空送了六年的貢、今年正值第六年。你看這六年間所送於楚的貢、多嗎隆重啊！咱小百姓受恩真不小、晉國衰了、晉人將累死了、而珍公子至今猶未回來。他媽痛哭得病死了！他爹也會設法、派家臣假商旅往楚、想把公子偷回、奈何連公子的居處也刺探不出來。

那一味剛腹、心如冰冷、不知世間有悲慘事的城主想起愛子失所、如今在何處流離？！他也一天比一天的懊喪了。絳人都知道、我們城主眼見燕窩魚肚羹、便心想『我的珍兒、可憐！此時此刻你肚子餓罷！哦！！你肚子餓了食的是甚麼？！』這麼的一想起來便眼前朦朧朧的幻見了一個餓得顛沛的小孩子在楚流離。想到這個田地、他那座前一方丈的山珍海味怎下得了

喉嚨?!暖衣便想見公子在楚的陋巷裸體冷得竟抖竟戰哩!

想起這城下地窖裏的奴隸如牛似馬的被酷使、便想見公子如今在楚也被鞭撻得半生不死的哩!若是珍公子到頭不回來、恐怕我們城主早晚會鬱憂成瘋也未可知哪。

聽說家臣們設法子想安慰城主、揀選得一大群姿色美麗的女酒天天兒的在城主面前歌舞、那倒不但無濟於事、反增了他的煩悶。他一看這些美女歌舞、他便想起『我那如玉似的珍兒、如今莫非也被那奸黠貪婪如狼似虎的楚人拿當弄藝兒?!』他到了這個田地着實的天下萬事無非是淚根、

你看他那顏容已無生色了、昔日的威風凜凜潑潑的雄姿不得再見了!儀從的出門也不再見了!!反見了天天黃昏時候那露台上必有那怪光景出現了!!!(店主談到這裏手顫顫的指顧城壁露台上、那城主依然愁的朝望南天、這時李耳老人和賣藝的鳳某不知不覺也嘆了個長出息、默然朝着露台那邊。)

店主「所以人言，」城主的身雖在絳城上，他的靈魂已飛到楚去了……  
……」珍公子失落的日子正是六年前的後天，年年訂此日揀十二個女酒  
送往楚去，今年正是第六次，那天可有熱鬧瞧……我們城主也很  
想一呵把楚攻下奪了公子回來，無奈兵也戰乏啦，國人也累極了，休道咱  
們先出手去動他，還志忑忑的怕他來哪。雖然，聽說這回斷斷不肯麻麻  
胡胡了事啦，那十二個女酒一去，珍公子不回來。便要舉全晉和他拼個你  
死我活啦」停了一會，店主又悲憤道「若是再打起杖來，咱們也別再想要  
活啦！因為一個公子，累死了全晉人，亡了晉國！！」

李耳老人忽然想起剝牛皮的革命家，這才問道

「晉人的意思何如？」

「那還用說嗎？事關城主，咱們小百姓總得順從」店主的態度好像萬事都  
死心了「反對也沒法子，晉人都作如此想。這便是城主的能幹啊！」

店主關於露台上的怪光景的說明完了，他們倆這才用飯，那賣藝的鳳某只怨飯涼啦。飯畢，那鳳某真饒舌，又提起了個話頭來。

鳳某「說來說去還是那城主傻……若是我有他的錢有他的勢、早便瀾喝瀾穿咯。一天到晚的叫那些仙姑似的娘們、拉胡琴、彈三絃子、吹銅笛。唱到嗓子乾、舞到兩隻腿酸。我嗎坐在高頭、看歌聆舞、看得快活、聆得快活。揀個頂美貌、頂嫩、頂軟的、陪我睡覺。紅羅帳裏歇、牡丹花樣兒的絨氈上頭躺」

「哼！」店主使鼻輕侮了他一聲、住下說道「你這傢伙真是花子骨頭！你有了城主十倍的田地銀錢、不一個月把他花得乾乾淨淨作花子使了」

「作花子？哼！」鳳某他哼了一聲、殊不道、那倒不成問題。他搖搖肩膀兒往下說道「倒好！倒好！！我不羨那長生不老。併非有意諷誚這位老人家、你看他們白髮老頭兒、皮若乾橘、手若枯藤、腿若蜘蛛絲、一年到頭的戰

哩！抖哩！！那是怕死的哪！！求死不得的哪！！這些東西小的不敢當，小的心願不在乎長命。小的心願在乎酒、在乎色。人這東西、生在世間、爲的是甚麼？我說、爲的是酒是色。就是這兩個、斷沒別的。所以我又說、頂好、喝酒喝得滿醉、她我兩個人、交頭交腿的正在好過的時候、一闖來了！啊咬多嗎好耶！！甚麼一闖來了？鬼、來催命了！啊咬多嗎好耶！！」

店主「好傢伙、天下雖大、也再不能多找個像你這家教的啦」

鳳某「我的相好人是那麼死的。他是個寡婦、姿色很不錯、而且有錢。她愛我、真是如愛寶貝。我真感佩他的宗旨、如今作了他的信徒啦」

店主聽到這裏、想在大家面前表明自家高尚的道德理想、這才裝裝長者的態度說道「年輕人只靠着皮肉的豐潤而博婦人之愛而自豪、不免根據薄弱。年雖已老如能立了自娛的法子、這才算真高強、七十八十的老翁也不輸卅廿的紅顏一籌哩」



誰想店主他這一場高言濶論竟被鳳某嘻的一聲鬨笑得撮地。

鳳某「嘻嘻嘻嘻！就是像你那麼的皺」

店主懵懂的「我、我怎麼啦？」

鳳某「嘻嘻！倒會假牀、有了十八九歲的女孩兒、老不知羞、還養活個和自家女孩差不多大的老婆、昨兒晚怎麼啦？簡直的像個甚麼……二十來歲的新郎和他新娘鬧醋的一樣哩。那段新聞我都聽見了。常來您家喝酒的那個典獄的光胡蘆和內掌櫃的悄悄兒的說了話啦、起了一大風潮。那光胡蘆走後、便吵罵、啼哭、嘻笑、討饒、真饒、假饒、亂七、八糟、說是不好熱鬧哩。啊哈啊哈哈老伯伯！你真能幹、你真高強。雖然、總要小心是了。內掌櫃的和那光胡蘆大概兩相說妥啦。喂！」撲的推了店主的背梁脊兒一下「小心是了小心是了」

店主被他推了一下、那半凋的眼可就細了、那半皺的鼻隆上作起兩條田

塋兒。滿面透紅、要怒不成要笑不成、好像怨鳳某不當在人家面前發了他的瑕疵。他怪老實的內心、把他老實的面相弄得越發可憐。沈默了一會兒、突然如呻似吟的說道「誰告訴你知道的？那剝牛皮的彭罷」

「不鳴是彭。是您太太、親口、向我說的」

「她親口向你說啦這些話啦嗎？」他的表情更現得沒救星了。明明可見他心裏嘆道「咳！被一雙年輕的男女欺負了！！」又見得他心裏說道「她雖是我的妻、併且無論這老夫如何的痛愛她、她一味要把這白鬚老夫丟了而奔年輕的了。併且全不顧這老夫的體面、把所有秘密只管通盤托出去賣、這也該有的啵！這也該有的啵！！咳!!!」

李耳老人當初還當是鳳某胡亂撒謊、待看到這個地步才見得有兩個年紀的軋礫。李耳老人對於這個問題、倒有十分見解。那年老畜嫩妻妾的、且莫道是罪惡、豈不等於自尋死路。李耳老人看見這種人、他必然想作憎惡

的嘲笑、這才開口說道「算了算了那話可休再提了。這麼說來也非諷誚誰的、年輕人的所見真愚昧呵！一味意氣揚揚的學的甚麼把戲?!」

李耳老人這話說來很不中鳳某聆、他吊起雙眉詰問道「喂！喂！過路的老人家、年輕人是指我嗎？」

李耳老人無精打彩的答應道「也不單指你、不過、若是我比你們多懂得事理、應該指教才是」

賣藝的現出反抗的態度使鼻子說一聲「哼！」

李耳老人「你們的所見錯了、你們只知有快樂、忘記了有痛苦。無論何人何事、『長久』是不可得者。樂極了才知道苦的好處呵！」

鳳某「那麼請教請教這耄碌奴！若是你當城主、你想怎麼辦？」

李耳老人「我不想當甚麼城主」

鳳某「若是當啦則怎？好不懂話、這耄碌奴！」

李耳老人「即刻棄位」

鳳某「說甚麼瘋話！」

李耳老人哈哈大笑。

鳳某這便轉鋒去挑發店主，問道「若是你，怎麼辦？」

店主這回也無復前刻的活潑了「我嗎？躺在那樹陰露台上。歌古人的歌，吟前賢的詩。那道味如何的好處可非你們得知道的呵！」

店主他這回話在乎鳳某和李耳老人都是很意外的

鳳某「你這鄉愿奴！休要取笑、說甚麼詩咯、甚麼歌咯、那可太高尙、不合式你說的。你只可當吊孝的去哭他家的祖宗得啦罷」

店主「你便當我不懂詩歌嗎？」

鳳某「若是你真懂、便是愛誦那（鳳某忽然摸摸嗓子、揚起奇極怪極的聲音唱道）元首叢脞哉、擘股肱惰哉、擘萬事墮哉、擘甚麼俞往欽哉、擘……

……甚麼咿咿呀呀。這些可憐虫不成器的畜生作的、可不中我這達觀乾坤的偉人的口味。喀喀呸！」

此時聆見有脚步聲橫着進將屋裏來、店主這才忽然知覺說話說得工夫大了、慌張地下樓到櫃上去。

鳳某打打哈息說道「彭兄、您回來啦」那彭兄便是在屠牛廠剝牛皮的勞動者。長來又肥又胖、臉有笑容兒、是個二十四五年紀的青年、在乎李耳老人的眼裏看來、這剝牛皮的青年比那遍身中酒精毒的賣藝人鳳某、有多嗎生色。那鳳某倒是個小白臉、無奈通身有的是放蕩相、而放蕩子弟必有的小怛相也畢露於他的神情。還是這勞動者氣象完全豪邁無些邪氣。他一進來、看見一位老人家那鬍子又長又白、坐在那裏、他便立住了脚。鳳某搶先開口說道「喂！老彭、這位客人、是周朝的浪士哪！眼見明白、比你年紀高得多、事理也比你懂得很多很多、像你這乳臭畜生、他把人間的道

從一到什的會教給你、你小心破」

那勞働者無邪氣地微微笑着、向李耳老人打個目禮、這又回過臉來向鳳某說道「還用你多說。我對於甚麼人都記得尊敬兩個字。人是須互相尊敬的哪」說完重重的坐下那邊、又說道「啊哎！真累了。今兒個砍死了一大批公牛、從頭到尾的滿剝皮滿去毛。你說累不累?!累倒是累得啦。相中那雄大的東西的中堂、撲的把鐵斧砍下去、實在說不出的痛快啊！你可沒曾殺過生東西罷」

鳳某「我頂討厭那班大事業。殺來殺去的買賣、留給你包辦去罷。你這傢伙長來骨頭粗魯、可正合式。下獄十天回來啦、還潑剝地只活動」

李耳老人看得這個勞働者、人品倒十分高尚、斷沒下獄的資格。如今聽得鳳某道來、甚麼下獄十天。也便好事的問道一聲「這位大哥、曾下獄來嗎？」

賣藝的窺窺勞動者、代答道「可不是」。

那勞動者現出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道「別閒管」

鳳某只管往下說道「那是這麼的緣故。那一天晚上、才剛提起的那個典獄、說借錢給人家不還、要把他妻子和女孩捉將去。這傢伙聆見啦、別閒管便沒事、他却替人家抱不平、跳出去和那典獄大人麻煩啦。所以被那典獄大人藉端下了十天的牢啦」

李耳老人只聆了這幾句話、自以爲已熟悉這青年的全體了。也熟悉這個賣藝的以如何的眼光看待這青年了。

李耳老人「那可吃虧了」

勞動者默然俯首無言

鳳某「他還說道那監牢的味道正合他的口味兒。這才一天到晚的嚷道『我要把那座城推翻了他。我要放火。』簡直的和瘋了一班兒的、由這窗戶睨視

城那邊、便摩腿扼腕的胡跳亂鬧。說甚麼『十天的監牢飯不過癮』非得一刀、把脖子同我砍下、不愛你娘』

聆見「城」字李耳老人這才想起才剛露台上的怪光景。待得探頭往外看、此時天已快黑了。城主和十二個女酒早走了。連燈光一個也不見。只聆得淒涼的笛聲響在汾水那邊。時而聆得妖艷的歌聲由那邊傳來、覺得客窓的宵晚十分閒靜

李耳老人對於鳳某已經覺得沒趣、却很想和那勞働者打話了、這才問了他一聲。『何故要放火？』

那勞働者的彭某前刻倒默不願多言、如今却把坐榻搬近李耳老人這邊、忽然響響亮亮的一聲說道「我是革命家……時代正等着我這等人出來」

鳳某伸伸腰打打哈息作討厭狀說道「又抬出拿手戲來了。過路的老人家、



我說給您作參考。這個男子無論和何等入色相見，他一律把革命兩個字拿當日常的寒暄，「他一邊獨語一邊橫着走出廊下去，一會兒返來，把燈盞點上，便鑽進自己被窩裏去了。」

「革命家?!」李耳老人凝視了那剝牛反的青年一會，見得他那雄大的瞳眸儘發熱情的光輝，不由得稍爲感動。又見得他每當說話的時候，那眼裏必然湧出熱淚來。李耳老人沒許多年輕的朋友，本來也不想和年輕的交結，如今和這熱血的青年促膝相談，實在是個稀罕的事件。

「我才剛聽得人言，此地的城主有意與楚挑戰，此話真個嗎？」

「那一定不戰不成，城主只知道自己的孩子貴重，雖把全晉人的生命和全晉國的一草一木悉皆托出，爲他一個兒子作犧牲，他一點兒也不爲可惜的。我們的生活時常的被脅威，我們平和的心中沒嘗過一回滿足。我們忍耐爲政者的壓迫，已非一天之事，我們再忍耐不下去了。到了今日的地步，

我們也不再惜這條狗命不值的性命了。不再爲地上小小的慾望所迷了。我們已見得再無繼續姑息的服從之必要了。我們老很想把這桎梏一呵撕破了他。無奈還沒逢着機會。如今這機會到來了。珍公子失後六年的這一天、已近在眉睫、珍公子不回來、城主起兵、這便是我們勝負分明的惟一機會呵！」剝牛皮的青年、他說到這裏、張起胸膛、用力拍了拍、往下又說道「您瞧瞧！同有這志氣的非僅我一人。我們同志純粹的胸襟、個個都如此的鼓動着、正待相機躍進哪！咳！！實在得意、實在得意!!!」他越說得越發熱起來了。這裏賣藝的鳳某、誰知他併沒睡覺、聽到這裏、他却拉々絲々的抬起半身、突如大張聲色謾罵起來。他這場把戲作來太突發的、所以把彭某和李耳老人嚇得呆了。

鳳某謾罵道「像你這彭某的、這裏絳城內外在處密着、有的事。百來年前到於今、那暗殺兩個字、是你們的口頭禪。豈料今天說句暗殺、明天便

不能見天日了。革命家這宗買賣、到不是要拿着招牌、四處廣告的哩！  
說罷便又鑽入被窩裏頭打呼嚕。

#### 四

剝牛皮的大言壯語當然不中那賣藝的聆。彭某氣恨々只想走上前把鳳某推得個痛快。好不容易這才忍過一肚皮氣來。巧了看見壁間掛的一管胡笛，便說道「你只管輕蔑我罷，你的嘴誰也管不着。就像城裏的官人只管把我們當牛馬看待。我們也只管看待他們不過是個白痴的臭皮袋。你在那白痴的臭皮袋門前鼓氣吹胡笛賣面皮便得啦。像你這個泥玩藝兒，怎能懂得我們的志願？」

鳳某只管呼嚕呼嚕的大作鼻雷，再不和彭某鬪嘴

那小房子裏沈默了一會兒，彭某這又作聲說道「社會國家併非君主的私有，也併非爲政者的私有。然則，怎能一味放任他們胡作亂爲？社會國家已是民衆的。那麼，於民衆不利益的君主或是政府，理應推翻他才是。您

老伯伯以爲何如？」

李耳老人「你說社會怎麼、國家怎麼。畢竟你分曉不分曉那社會是甚麼、國家又是甚麼？」

彭某「晉人的結合便是」

李耳老人「老之所見却不同。老的說、社會也、國家也、都不過是人群。不過是一群個人。那個人各有自家的意思。個人原來是孤獨的。該孤立的。何故那該孤立的個人必要來往交歡？老的眞眞百思不解……」

彭某聽得李耳老人這等說法十分奇怪、所以很詫異的質問道「爲保全我們生活而有的社會和國家何以不必要？」

李耳老人「呵！孤立則如何見危險？」

彭某言下答道「互相迫害！互相掠奪！豺狼世界才沒有社會、才沒有國家——」

「掠奪呢?!豺狼呢?!誰會作?」

「我沒有食啦我會作豺狼!您沒得食啦您一定也會作!」

「不!無論何如我總不作豺狼」

「啊哈哈!可笑可笑!!那麼人人都遁世罷了」

「正是。鷄犬相聞至死不來往。這才算老的理想鄉也!」

彭某作譏諷的口氣問道「那麼您是不不要社會不要國家的嗎?」

「正是。老的心裏只有個人而已」

「向來您曾不是食周之粟、吸洛陽的空氣。現在您豈不是足踏晉的土地?!」

在乎李耳老人、彭某這個質問和攻擊、完全是本末顛倒的、

「老的足雖踏晉的土地、却生活於自家心裏的世界哪!」

「老伯伯您靜靜的想一想。有了社會國家才有生存競爭、才有生活的向上、

這才有文化的發達。總而言之、您是要妨礙這文化的」

「文化云者是甚麼？」

「音樂美術戲劇科學等等！」

「那倒是何等奢侈的廢物！」

說到這裏，彭某和李耳老人的步調已差得很多了。

彭某作釋然狀說道「呵！明白了明白了！！您是有意來哄我的。若不然您便是夜叉的鬼差、意圖擾亂我們的大好社會者。休再說您的高見了。請您快走。即刻走更好！」

「且待明日、不用你趕、老的自己會走」

李耳老人去周的理由即在這裏、如今在絳又見了個周。李耳老人想到這裏、不禁竟冷笑。

彭某步武房裏獨語道「您的邪道若是通行、也不用全通行、只通行這麼個一點（以姆指尖作樣）國家社會便不一天都要壞了。您這老伯伯真真無

常度！」

鳳某也真好事、他睡得好好、聽得彭某話一說完啦他却搶着插嘴道「人這個畜生、是漆器。這位彭老爺頂喜歡漆器。那漆從頭到尾漫漫兒的丟啦。丟去的地方、這位彭老爺便不愛他娘啦、革命家是漆貨鋪的徒弟哪」

李耳老人見鳳某那麼好事、呆了半晌這才笑道「人倒也不是漆器、倒是神器。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真真不可思議的神器、一個個人的性命既然不可思議、而況個人的集合的社會更是不可思議了！既是不可思議、怎能以小智動他呢？」

彭某「甚麼？您說小智嗎？」

李耳老人「可不是小智？！由你們小小的感情推算出來的便叫作小智。以你們爲本位論是非、不免太隨便、這才會大大的弄錯了。你看、由無生有、天地生萬物、其間、一點兒私意也沒有。併非欲生而生、併非有何等目的



而生之者。你們也是大自然無目的而生之一分子。天地間併沒有『非這麼不可』的、至於人間世界更不必說了、這裏你們勇敢的人走出來、說甚麼非這麼不可、非那麼不可。無乃太不自重哪?!」

「那到不錯、無奈他們太橫慕」

「橫慕? 遇見了橫慕的來、便恭恭敬敬的逃開、讓他意氣揚揚的過去罷」

「如果他再厲則何如?」

「一讓再讓再三讓他是了」

「那班懦夫家教、我家却沒有的」

「我這才說、你勇敢」

彭某當是老人有意諷誚他、詰問道「何爲勇敢?」

「不怕死」

「不怕死是男子該有的志氣、老伯伯何必認獎?!」

「生爲男子便有可以自豪的特權嗎？自謂我是男子而自豪，這便根本的不對了」

「是、是、懦夫的家教第一章有之」

「何得謂之懦夫？凡百的迫害、凡百的痛苦、凡百的蹂躪、都忍得下去、這才算真的勇者。你走的道和我走的正相反、你或會遇殺、我則太平、此之謂無抵抗之勝利也」

「唏」彭某唏了一聲表示個不再陪話的態度。然而李耳老人也說乏了、也沒趣討麻煩了。天也不早了。

原來李耳老人當年輕的時候、也嗜酒、也好色、也貪金錢、也放蕩過來的。由小學而至大學、由作小工而至當周室守藏吏、經驗一年比一年的豐富、地上甜鹹酸辣的風味都嘗飽了。人間的慾望一年比一年的冷淡了。喜事也不戀棧、喪事也不哭了。

這一晚由周室圖書館散工、他一如平日的橫着牛背、上家途。見得天上的星星此晚特別的光輝、恍然觸見了宇宙崇高的大象、不由得惚然自失、經一會兒才見得自己兩頰上兩管熱淚直流、「呵！此瞬

間！！此瞬間！！我修苦幾十年，所欲見者便是此瞬間！！」那晚上李耳老人通宵不睡的橫着牛背由洛陽西搖到洛陽東由洛陽北搖至洛陽南。

李耳老人既而有了此種經驗，那麼，如今在這漫漫亭樓上，那革命家絕叫甚麼革命。社會怎麼。國家怎麼。那能喚起李耳老人的興頭。

李耳老人既而沒趣討麻煩，天也不早了，於是打算睡覺，臨睡留了一言「我的所見斷沒有錯。你只管上前走。一直走。你橫走。你逆走。如流水似的這裡不讓過，打那裡迴避走。最後的勝利是終歸弱者。你把你那驕氣丟了，自認是天下第一無力，天下最懦弱的人。你如果到了這個田地，你便能心見自己一個人把全世界都征服了。」

老人的言語到底不中彭某聆，然而老人的善心處彭某也看得出來，這才誠誠懇懇的說道「老伯伯！您是外處剛來的，你怪您不知道我們如何的困憊、如何的不幸。我們非設法自救不可！」彭某說話時的神色，瀝瀝可見他有堅固的決心。

「困憊嗎？不幸嗎？這、豈便是該呪阻的？我寧感謝處在困憊之窮底、天下沒有比這裡再靠得住的地方呵！到了這個地方斷不會再墜下去了。萬物去到無可去的地方、必然返回來。到了窮底非上來不可。可欣可喜便在此時。甚麼自救？休弄小智便了！休管他人事、自守孤獨是了。你是正在走危道的呵！」

「如果我們的革命、是大多數的喊叫、然則、您將怎麼？」

「如果、是真個大多數的意思、那時候我也得從大多數、再沒別的、那方是自然的法則。大多數的心、便是道也」

彭某聽到這裡、忽然很樂意地向李耳老人說了一篇他們的盤算。臨睡時吩咐老人千万不可洩漏。彭某說罷、大家便就寢了。

## 五

柳娥聆得樓上的談話已經完場，這便提了三壺水上樓去，分攔在三個人的枕邊，偷偷兒地拾綴拾綴桌上狼藉的杯盤。

巧了鳳某此時醒來，睜眼眯胡的仄見了燈影下站的柳姐姐，千載一遇似地慌慌張張抵抗上跣足跳下去，由後身把柳娥摟住，正想把她捺在坑上，柳娥吃了一驚，用力把鳳某推開，罵道「別胡鬧！你這我才不喜歡你」——手抓了一個大礙，表示，若再動手上前，便要摔他啦。鳳某這也不敢再上前，蹲在坑上，作很下賤的笑容。

「喂！喂！這討厭傢伙。鬧得人家睡不着」彭某一邊說，一邊拿了李耳老人的拐，撲的向中鳳某打去。

柳娥「真是！他這男子真不害臊！」柳娥端着盆，恹恹着，隨說隨走。

「嘻！柳姐姐，柳妹妹，回來，回來」鳳某還蹲在坑上連忙叫喊「何必、

那麼的端妝、我愛你、真真想得了不得、回來呀！回來呀！！

柳娥似乎怕害了鳳某的感情、也只可不好意思的站住、帶一點兒諷誚的語氣答道「謝謝您老愛我」

「可不是嗎？……那天告訴你的那個、你跟我一塊兒去不去呀？」那鳳某越鬧來越發旁若無人。

柳娥「上那兒去呀？」

鳳某「你可忘啦嗎？那時候你聆得我說來、你還歡天喜地的樂得了不得、如今倒假裝不知道！」

柳娥「我很忙、忘啦」

鳳某「可不是上吳國嗎？那時候同班的一個坤伶、常說吳的地方怎麼怎麼的好、一年到頭的千紅萬紫、真個地上的天堂、她一叫老鳳二叫老鳳、老要邀我同她去、我也想和她走、後來她却拉了個別的王八蛋去啦、把我氣得好幾天飯竟食不下喉嚨」

柳娥「傻喲！真薄情」

鳳某「才說、我這才忘不了、我初到這裡那當晚、便整晚的夢見把您那如玉似的纖手、輕輕兒的牽過來、挽在我膀子上頭、這麼的摟住你、這麼的乖乖你那桃花半開似的嘴唇、這麼的乖乖你的胭脂頰。簡直的沒一晚不見這好夢」

這邊彭某和李耳老人面面相觀、鷺鷥鷺鷥的竊笑。

彭某「那科白、非得下賤角兒作夢、真道不來」

「閒管！」鳳某呵了一聲、這又回他自己的話來「到後來便和你橫在一條牛背、搖咯搖、搖上吳去啦。你說好不好？比在這裡天天受你那過繼母苦毒、你說多嗎好！要不然、你可沒出人頭地的日子囉」

彭某聆到這裡、氣恨恨的諷誚道「可不用你多費心罷、你你那酒淹的爛皮條、你說到吳、半路上便快要倒場罷啦」

柳娥「那麼好的地方、可真有的嗎？天下到處都是這麼苦的、這麼黑暗

的罷」

彭某「不錯、柳妹妹說來很不錯、天下是滿黑暗的。却說鳳先生、你要去自己一個人去是了、別打錯算盤、柳妹妹要去、可另有人陪她」

鳳某氣忿忿的喝道「你便打壞我們的姻緣、你便有甚麼好處？」

彭某「豈敢打壞你的好姻緣、我却很知道你的毛病、見色發瘋」

「混蛋！你要取笑……老實的說來、柳姐姐是我的命肝、我有了柳姐姐天下便光明了！」

到這裡、彭某也起來了說一聲「你有氣啦嗎？」

鳳某抖戰着嘴唇答道「豈敢無氣」

柳娥端着盆、欲留又不好意思、欲去不成。只可慚愧着在那裡踟躕。

彭某「哼！你真可怪、你初到這裡那天、內掌櫃還當你是有本事的角色這才倒茶拿果子恭恭敬敬的捧來、內掌櫃謙遜道『這是不中食的』你却瞧了



熊說道甚麼『真個不中食、熊得來、這東西年代可不少、案是夏商打杖的時候、若不然、便是唐堯即位的時候、買置的。』內掌櫃正呆得無言、你却又說道甚麼『初進店來的時候、屋裡太黑還沒瞧真、如今在這小房裡、和您照面相看、真有惱殺天下男子的姿色、第一身材格子不太高、腰又小、風度大地方、熊來花信早已過了、但是脂紛還上得去、少說十歲五歲人家也不分曉、』內掌櫃吃驚跑了。這回事、年代還少、你可記得……」

「喂喂！別亂七八糟胡說亂道」鳳某正是心頭可怨肚裏要笑。

「後來、還是不改舊態……」彭某說罷也便就禱了。

「不知情的真要當真啦。你說是不是、柳妹妹！天女！仙姑！！天馬——」

柳娥作色道「甚麼？甚麼天馬？」

鳳某慌忙答道「沒、沒甚麼、沒甚麼」

柳娥「才說了我的歹話、怎又沒甚麼啦？」

「那是你頂喜歡的叫作天馬……別生氣、別生氣啊、你這麼的睨視來、我真要哭啦！」

鳳某他這真載哭載怨的道「咳！咳！真去了！這畜生！」愷々的望着柳娥不再和他陪話俏兒的下樓去了。

「人人都當我是個不誠實的男子呵！可恨！可恨！」他嘆罷也便鑽進被窩裡去了

## 六

翌早李耳老人和彭某正在啜粥。那鳳某一清晨便抱着胡笛跑上街去了，此時慌慌張張的跑回，他已醉了，左手還提着一壺汾酒，一進房來酒臭氣紛紛地叫道「喂！你兩位請把碗筷放下，且聽我一言，不是別的，我才剛打南門過，微微聆得街旁樹林裡，有娘們在那裡嗚嗚咽咽，倒像是少婦的喉嚨，我打枝葉裡窺了窺，你說是誰？可不是柳娥和那典獄的王八蛋！說一句的哭兩聲，說兩句的哭三聲，我看得來真想一呵跳上前，把柳娥她脖子一手捻斷了，把典獄的王八蛋一脚蹄下汾水去。道來也可憐，我却兩支腿只抖只戰，還不能由那樹陰走動一步，那能一呵跳上前，你們也知道的，那典獄的王八蛋是甚麼人，便是那時不常到這裡喝酒，巧言令色拐勸內掌櫃的那個光胡蘆，他這又想拐騙柳娥這好人家啦，天未亮便在那河邊人跡

不到的地方密會、若是柳娥那小妮子真要上他的檔啊、實在千載可恨事呵、我已戰得不敢上前、只得伏着待得柳娥過來、我作色道「柳兒！才剛那光胡蘆是你的誰?! 大大的小心可也!! 我明告你、平日倒不會鬧皮氣、待我性發來、可比老虎還厲害、把你脖子一手捻斷、可沒難事！」

彭某「哼！你看錯人啦罷、那話只可向你老婆說得着的」

那鳳某把酒壺打開、強彭某連喝了三兩杯、彭某這也漸漸醉來了。屠牛場的日工已經忘了、捉住酒壺不肯放手。

鳳某說道你還不分曉我的心底、待我把我的身世漫漫道來、

身生在魯、幼喪雙親、被一個賣藥師傳檢去養、長到十二三被帶上陶丘唱戲去、這也非巧言自誇、我原個戲天才、那一天唱進廬已、我當花旦、博得滿場喝彩、看官裡有個婦人名叫姜秀桂的、是個潤寡婦、愛上我了、別的女看官也都愛上我了、非得我上場、他們不看、誰想那一天唱「焚棉山」我當老旦扮介之推的媽、原來我是花旦專工、老旦却非我的在行、把科白忘瞭一句、「這便是棉上山啊、路高險、母子怎能上得去」這句我忘了、把那一場戲弄得亂七八糟、師傅打後台跳出來、抓住我膊

子、左推右揮。他力筋真不小，如擲球似的把我丟到池子看官上頭去了，我嘍！的一聲，後事便知道了。待得醒來，我却躺在好體面的牀上，見得姜秀桂坐在牀邊照應我。後來聽悉是姜秀桂出錢向我師傅買，我實在感謝得兩管熱淚竟流。由那天起，便和她同桌食飯同牀睡覺了。她實在愛我如兒子。只怨我這把輕骨頭享不了福，我却偷跑回師傅那裏去了。師傅說我臊子怪壞啦，唱戲不咸，叫我吹胡笛，啊！道來會發鷄皮疙瘩，死日來了！時值楚兵陷陶丘，我那師傅存心真不好，把我一個寶與奴隸販，他帶了老幼聽走了，這裏站在奴隸販台上，他們有筋有力的，一個個賣了去，只剩個我這一重皮一把骨的沒人買，這場又走出個婦人來，你看是誰？可不是那寡婦姜秀桂，她買了。老實道來，我名是她的奴隸，其實是情夫，她的年紀幾多呢？若是我媽在世，却和她差不離，她有錢有情，我和她過的日子實在不錯，那一晚我們痛飲一宵，睡到天將亮，我一醒來，覺得胸膛被壓着，見得到是有情人壓在我身上哩！我拍擾醒她，正想輕輕兒的把她翻下來，啊！你看那一片不黑似紅的是甚麼？是血！是血！待我看得她來，沒氣了！！皮膚冰冷，面土色。又見得她右手抓着把刀，我害怕得跳下牀來復想開步跑，『等一會，待我拿些銀錢作路費，』鑰匙撬下箱蓋打開，誰想，一文錢也沒有了，呵！我曉得了，她是痛愛我，恭奉我，娛樂我，娛樂到錢盡而止者呵！她真值得佩服的呵！

身無一文錢出了陶丘、就是靠着這管胡笛流落四方、到了這裏看你也是個熱情家、但是遠遠不及我那姜秀桂哪。熱情這宗東西可真奇怪、一摸了他便會傳染似的。簡直的道來、我是被姜寡婦傳染了！是是、她的靈魂已附在我身上了！！而我的靈魂又附將柳娥身上去了!!!

彭某「喂！得啦、你這好傢伙、燒酒一過喉嚨、傻說的本事便不小了、還要說得有聲有色、難道沒酒食恭奉我彭某也肯白聽你的荒耽！」

鳳某「你道傻說？彭某、你到陶丘看去！請看姜秀桂妙顏大姉塚、那石塔後面碑文裏頭、有我鳳某的名字沒有？那是姜大姐生前預備好的」

彭某馬耳東風的只顧步武狂歌

你且看！前面玉樓、高閣輪觀兮何人居？！

你且想！前面玉樓、高閣輪觀兮誰之膏脂？！

小生的買賣、原來剝牛皮！使慣板斧、殺人放火不見奇！！

鳳某氣忿忿的噶道：「討厭！我當你好意聆我的話，却把人家的話柄打斷了！」

彭某：「休道是人家的話柄，便是你祖宗三百代的腦杓柄，我彭某也敢如此。」說時遲這時快，乒的一聲，把大碗摔得粉碎。那大碗作來結實，所以破壞的聲音又響又亮，把鳳某和李耳老人都嚇得眼睜口呆。

店主聽得樓上鬧得兇，趕緊的跑上樓來，眼見大碗摔得粉碎，好不傷心：「怎麼啦，怎麼又摔碗啦，你可記得摔啦多少我的盤碗啦，房飯錢要不着，還要碎碗，當今米珠薪桂各樣貴，難怪要叫我這窮店關上不成？」

彭某：「不過乘興揸了一下。」

店主：「哼！可不是乘興揸了一下，若是我有你那牛筋馬筋，也要乘興把你由這窻戶拋下泔水裏去不成。」

鳳某正有氣無處透，乘這機會，趕緊插嘴道：「不錯不錯真不錯，乘勢把那典獄的光胡蘆也結果了他罷！」一邊把彭某的砍牛斧抽出擱在桌子上，

指了指說道「使這！使這！！」

店主「我本來不喜歡殺人」

「正是」李耳老人呆看了半天這才開口「殺人是可畏的呀！可憐的呵！列國監牢裏擁擠擠的囚徒、都你們這班持兇器的兇人哩、此地的監牢也不外此類罷了」

「此地的却不同」鳳某道「據彭兒子道來、此地的監牢裏、胡亂殺人的囚徒一條也沒有、有的盡是見義勇爲的義士君子、真真奇怪！」

那摔碗的問題、早已無形消滅、話頭漸入支途了

此時內掌櫃的慌慌張張的走將上樓來、店主正在拾掇拾掇破碗碎、內掌櫃怒沖沖的一邊走將上樓一邊罵道「老叫你、老不答應、老和這些閒人打閒話、你快下來罷、有珍客哪」

鳳某「啊吱！來啦！來啦！」



內掌櫃「甚麼啊咬來啦?!」

鳳某「不是別的、就是問您的安、姑奶奶您打扮得來朝看也嫻雅得很、暮看也嫻雅得很、才剛正在議論、說您姑奶奶不像是店掌櫃的老婆哪。彭兄、是罷」

內掌櫃「你這狐狸精的言語、教人聽乏啦!那麼的不誠實、也對得過世間嗎?一味胡亂傻說!」

鳳某「那麼、有時也得說別的嗎?」

彭某「姑奶奶、他才剛說啦一個別樣傻說啦、說甚麼他的情婦名叫姜甚麼顏大姉、她的靈魂附上了他身上啦」

內掌櫃「有那麼的閒工夫、何不作活去?!」

鳳某「真是、我正在後悔哪、一清晨我上街正想作活去、途中把胡笛賣得幾個錢喝完啦、要唱、喉嚨不響。要吹、笛也沒有啦!」

內掌櫃和彭某和李耳老人都一樣的吃了一驚。看他却不甚掛意、真不分辨他的心裡？彭某先開口說道「要傻說、也快沒嘴啦、氣也快沒了、快只中烏鴉的口味啦、……我也不想你竟把胡笛拿去賣哩、自今而後想怎辦呀？」

鳳某「人家的運氣誰知得？今朝這麼困窮、今晚會爲你們羨望、也不有限的哪。所以我倒毫不掛意哩！」他說話時的神色現得很有自信。

彭某「可有拾黃金的盤算嗎？」

內掌櫃「我看你怎麼這麼不誠實？」

鳳某「姑奶奶、我也曾誠實誠實地思想思想哪」

內掌櫃「思想了甚麼啦？」

鳳某「我想道呀！人家的老婆該對老公親切些、道來也可憐、店掌櫃人太好了、可不是當聽差似的被你驅使嗎、他何必那麼的作好人、奇怪？！」

內掌櫃的不由得作愠色道：「謝謝您真有心來閒管，幸虧他人太好，你這才不會給一文房飯錢，還能在這裡胡混！」

鳳某「這也真不錯，是敝彭兄，此方的形勢不利了，收兵囉」

內掌櫃再不和他們作對。彭某無精打彩的肩了砍牛斧，正想上街作活，此時內掌櫃的告訴鳳某一聲說道：「櫃上有來客要見您」

鳳某聞言之下現得神色不安，也只得站起，搖々擺々の跟在彭某之後，他們倆底聲私語道

「內掌櫃的這幾天的打扮特別妖艷啊！」

「有了相好的啦罷，還那麼嫩怎能竟陪着那店掌櫃的老頭兒？老的和老的，嫩的和嫩的，那有時花算錯啦，可就要掀天動地啦！」

內掌櫃的假妝沒聽見。

這裡李耳老人裝束已畢，只待清賬。

內掌櫃「真是鬧得了不得！您可就要走啦嗎？何必着忙呢？您且再歇幾天罷，巧了明天此地有熱鬧瞧」（看來內掌櫃的年紀約有二十五六，面相不鄙。塗頰黃、抹胭脂、各樣打扮倒是老在行，似是曾作過買賣的，那時候大概是個紅姑娘。是個俠婦型的女人，兩邊耳朵掛着一副青光玉）「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城主明天要放十二個女酒送到楚國去，由南門下船，那船須打我們家門前河道過，過路人都打算多宿一天等熱鬧，聽說是罕見的，您老人家何不多耽擱一天，回府也可作兒孫話罷」

李耳老人也分曉她的好意，只因受不了同宿的太糟擾，可也無心看熱鬧，所以對於內掌櫃的一番親切的挽留，却無滿足的答覆。內掌櫃的說就算賬來，一邊催店主到櫃上去。店主此時尚在拾綴拾綴房子，似是怨他老婆不該在人家面前不諱地說他。所以假妝沒聽見，待得他的老婆已經下樓去了，他這才周視了房裏一遍。恰如被風偃塌在地面的草，待得風過才抬起頭來

似的、張開開嘴、那形狀又不似要笑又不似要打哈息、真真莫明其妙、說道「咳！咳！您老人家可瞧見了、真真能幹的啦、咳！」他的不平尙未鳴罷、只見柳娥偷着脚步聲進來、店主趕緊的裝々爲父的態度。這個變動也真真莫明其妙。

那店主事事表現得他倒是個老實人、在這家裏頭是最無勢的、他自己也很認輸。李耳老人看得來、他是常以溫柔對人、常處於被害的地位、只是有這個女孩兒可以安慰他的心、他是爲父而兼慈母、而痛愛這柳兒。

柳娥進得房來、心神不定的慌張問道「老伯伯你這就要走啦嗎？」

一會又不喜歡他父親在場似的口吻問道「爹爹您不到櫃上去嗎？」不知道何故、她竟泛泛的老偷瞧李耳老人。

李耳老人「我看小姐神色不大好、身子有點不舒服罷？」

店主作憂色說道「有點兒不舒服呢！」

李耳老人「那可不好了！」

店主「也不甚要緊」

店主仄見了壁間掛的三絃琴說道「柳兒！你可彈一曲和老伯伯送別罷……這孩子一天不彈琴便不高興。那賣藝的和那剝牛皮的咱們也不理他，但是有時像恁周朝的浪士來到我們家，都希望這孩子彈一彈，這孩子也很樂意地彈給聽，那真可比山珍海味好得多哪！柳兒，爹爹也想聽一聽啊，你彈罷，老伯伯大概還不曉得這纔現下時行的歌」店主一邊把三絃琴取下要交給柳娥，柳娥很不願意接過來，只強不過他爹爹好言勸誘，只得把琴安在胸前，無精打彩地撥了一撥，和了一和，聲音細細如縲系似的，和着琴唱道

隱隱蕭聲

傳入深閨裡

誰家新嫁娘

撩動了趙家小姐照紅妝

照紅妝。越照得來心越癢。想新郎！想新郎！！……魏家公子嘴太寬。

韓家公子鼻太長。

只恨得爹娘不作美。

挑郎不由妾心肝！！

柳娥唱不一會兒，她的顏色更青來了，聲音也處處接不上，唱到半途却嗚咽哭起來了，店主趕緊把柳娥扶住說道「咳啊！爹爹不該強你啊！你還是有點兒不舒服罷。老伯伯你看，一會就這麼個樣子啦，真對不起您，這孩子從小就不大結實，胆又小，養育可費筋得啦，以先也不像現在的貧窮，無奈不是個親母親，真勞苦得啦，這孩子可憐呵！柳兒！柳兒！！你睡覺去罷，柳兒！和老伯伯作個禮喇，睡覺去罷。」被他這麼一說，柳娥更悲哀更不好意思似的底着頭和李耳老人作個禮便走了。

隨後也搖擺下樓了

誰想店主一下去柳娥便又偷着脚步聲走進來，看得房裡只李耳老人一個人在，趕緊兼步上前

李耳老人「你可不是睡覺去啦嗎？」

柳娥「我可睡不着、有事須告訴您老伯伯、老伯伯！您饒我成不成？」

李耳老人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吃了一驚「饒你成不成？！你有甚麼事須得我饒你？」

柳娥「那賣藝的鳳某偷您老伯伯的錢。才剛櫃上來客、便是官人來、鳳某被官捉去了。他偷您老伯伯的錢是我教他的。我看您老伯伯是個善心的老人家、所以要您饒我、可減輕我心裏幾分的痛苦！」

李耳老人「呵？！……無論甚麼宗人作了甚麼事、我都可饒他。可是奇怪！你教他偷了我甚麼東西？」

柳娥「偷了您老伯伯兩錠金。我後悔得哩！饜啣！！怎麼辦則好啊？」

李耳老人「呵？！偷了我兩錠金呢？！我沒帶得兩錠金、你可認錯人啦罷」

柳娥來來去去注意有人上來沒有、很着急的又說道「併沒認錯人。也不



是作夢。鳳某一條命不值得甚麼、我一條命不要緊、還有再要緊的！善心的老伯伯！您先說一句饒我不饒我？」

李耳老人雖覺得萬分奇怪、但看那小妮子那麼的着急、也只得說道「無論甚麼人、就是世間上叫作極惡窮兇的、我也饒他。有錢叫人家偷、罪在叫人家偷的、不在偷的人。幸虧我可沒金銀叫人家偷哪！」

當初是李耳老人奇怪萬狀、待說到這裏、倒輪到柳娥奇怪萬狀了

柳娥「老伯伯！您饒我了、謝謝您那。但是、您說沒有金銀叫人家偷、您怎麼有那麼貴重的皮口袋呢？！」

說起皮口袋來、想見了、倒有倒有！李耳老人忍不住的竟要笑。原來他那皮口袋、是關令尹喜送給他的；是粗牛皮作的、併非值錢東西、說起裡頭有的是甚麼？有的不過三兩斛生米。是尹喜送給老人路上可當點心食的。這也併非值錢東西。李耳老人聞言正想拿得那皮口袋來和小妮子玩一玩笑、一照壁間却不見了。「哎！你把那偷啦嗎？甚麼時候竟偷去了？！」

「昨兒個晚上天不早啦、我上樓拾綴屋子、鳳某可不是和我麻煩了一會啦嗎。後來等到大家爛睡了、他便偷啦」

「您安那皮口袋有甚麼用處？」

柳娥踉踉蹌蹌。看得樓下別無動靜、料不會有人上來、這才把緣由道來。却說這緣有處地窖、那地窖裡頭有一大幫奴隸、如牛似馬的一天到晚拉

石臼、磨麥粉、作城主以次各官人的口糧。這些奴隸都是從外國買來的。

約有半年前的事、那一天柳娥順着城根走過汾水河岸、遠遠聽見石臼聲音轆轤響。柳娥雖生長此地、此地有此地窖是此時才曉得的。那處城根有個方窰、使大鐵條作窰格子。窰裏邊、好暗、看不清、總有得二十來個罷、這三十來個奴隸、個個赤條條地渾身汗膩拉石臼。有個官人手執長鞭、見得那一個疲乏不用力、便揚起鞭來痛痛的連抽他的皮條——不管是面部是背樑脊是甚麼吃緊地方——喚起喚起他的精神、那奴隸被抽得完全和窮獸悲鳴一班悲悲的呻吟苦苦的叫喚、只得併命死拉。那光景實在說不來的殘酷呵！

柳娥那天到了城根這個地方、是想來採野木莓、左手携了一個小籃子、金蓮腳踏倒兒綠葉、正在覓採紅滴滴的野木莓、忽然見得那淒愴的光景、險些兒要嚇殺她了。當初倒是害怕、後來一回比一回的不甚怕了、併且深深的同情他們命真歹。柳娥不但同情他們命歹、且愛上裏頭一個年輕的奴

隸了、

「裏頭有個年輕的、約有二十來歲人、長來眉目清秀、一身縹緞相、他每當我到窓旁邊偷瞧去、他必溫溫柔柔的眼色瞧我、我也天天兒的偷瞧他去了。」

柳娥深深的打了個長大息往下談

這是我親生母未去世以前不久的事；我可有七八歲了、媽媽常帶我到社林子裏遊玩去、見得珍公子——他可比我大三五歲——騎着小駒在林外跑、跑乏了便抓住駒繫在樹蔭底下玩晒、他見得我們遠遠的在這邊瞧他、他也有時也舉起手來招我哪！那時候我最喜歡的便是到那林子裡去看珍公子跑馬。

珍公子出來跑馬的時候城主和好些官人必定跟着、這一天不知道何故、却見得珍公子單人獨馬、我們母子料他是落了陣的哪、正替他憂愁、豈料他却把駒首安過我這邊、咄咄的跑將過來、屢咳！我的媽啊！！公子丟下馬

了!!那小駒不曉得他吃了甚麼一驚、只一跳、把公子拋落草地上、直跑林裡深處去了。我和我媽嚇了一跳、趕緊的上前、把公子扶起來、後來城主和官人們慌慌張張一擁趕上前啦、見得我們母子看顧公子、他們便叱咤我們、說甚麼我們下賤不該近公子身邊。閒話休題。聽說往後珍公子便不再到野外跑馬了。

自從不見啦那仙童似的公子、我的心裡實在寂寞得了不得啊!由是約兩年之後晉兵往伐楚、聽說那可愛的珍公子也跟了去啦、由是以後便不知去向了。咳!我心肝娘裡有的是那小駒背上跨的珍公子、那頭髮、那對眼睛、那櫻桃似的兩頰、到如今我還想得見哪!!

說來也奇怪、我初一回瞥見那年輕縹緲的奴隸、心肝頭忽然想起珍公子來、那面相真是酷似的、我想那仙童似的珍公子長大啦一定是這麼個模樣的好男子、有時還半信半疑的想道莫非就是珍公子?!這又想回來、斷沒這

個道理。無奈心裡只想，那明天那後天我每到城根採野木莓去我必到那窺下窺見窺見他。後來也時不常兒的去窺見窺見他，啊哎！不意害怕的日子來了！

（柳娥說到這裡，不由得以袖遮面潸然嗚咽啼哭起來）

柳娥以袖遮面嗚咽得好不容易這才收聲往下說道

正是黃昏時候，我無事在這廢園閒走，（她手指窗戶那邊。李耳老人探頭一看，倒有，見得只在窗戶下邊，是傾斜於汾水的河沿一帶小廢園，野草叢生，打那高高密密的草葉裏可窺見汾水的白波。）在草徑當中見了一片手掌大的血跟，那旁邊的草，被大獸蹂躪了似的，偏地偃倒。又見只在前面不遠，赤條條一個男子撲倒在地，背樑脊有一道刀砍的傷，是新鮮的傷口，兩手壓在自己身軀底下，像是已死了，我一見了這班情形，不由得蹲下在那裡戰慄。我正在戰慄不能移步，偶然看見他的側臉，更吃了一驚，險些

兒要喊救了。你看！可不是就那年輕的奴隸嗎？！那瞬間、我絕望得不知所措。待得神情一安定、我這便飛也似的跑回家提了一壺水飛也似的又跑回、把他的手挽在我肩膀兒、將他半插進土中的腦袋抬起來、儘設法助他助他喝水——現在想起來也真奇怪、我這雙小腳怎麼跑得那麼快？怎麼能那麼的一點兒不慌張？那時候我真一點兒也不怕甚麼啦——當初他還緊咬着牙真教我沒法子助他喝、待得他畧省人事來啦這才猶在夢中似的狂喝起來了、等到喝完啦一大壺水、他逍遙於天外的靈魂也一步兒一步兒的回來了、糊模糊糊的瞥開朦朧朧的眼睛瞧一瞧我、打了一個長大息、嘴唇皮只戰、正想有何言語、可憐也！只透不出聲音來！！我告訴他「你靜着！別動罷、你可認得我罷、到城根來採木莓的那個——您記得罷。這裡是我家的園子、您只管放心放心罷！」我這麼安慰了他、併告訴他我這便回家叫爹爹來幫忙把他扶進我家。我爹爹只得從我的話、把那奴隸扶進我房裡安歇、買刀創

藥同他塗傷口、不幾天便會挽着我肩膀兒走一走房裡啦。

這些事件我現在的媽媽也全不知道、就是我爹爹和我兩個人知道、別的再沒人知道的。

他這麼的一天比一天創口好來身子康健來、他已忘記的心裡的恐怖却又蘇生起來了。聽他說、他真受不了天天兒的鞭撻；天天兒的苦役啦、那一天正值監督的官人交替的時候、他乘機抽去窗戶的鐵條逃了、一跳出窗戶來正碰着早晨的巡邏、由後身被砍中了一刀、他抓起一夥石頭回身擲去正中那巡邏的天堂、倒了。於是負痛跳入汾水併命游泳、上得岸來又併命逃跑、力盡倒了。他這便哀求我、說道「幸虧被您善心的小姐見了。……如今我已經能走能跑、請您放我走罷！」

逃亡的奴隸處死刑、捕獲逃亡奴隸賞一貫、庇匿逃亡奴隸罰兩貫、這是現在的規章。所以他千求万求的求我放他走、也可免叫我們被他連累。那



時候他實在被覓得很嚴。然而他的天堂烙着一個焦茶色的「九」字，若是他走出我家一步，便會被人家拿住，這是至明的道理，縱算他幸虧不會被人家拿住，我也斷不肯放他走的，老實的說來，我不但可憐他，我實在是愛他！我愛他這酷似珍公子的奴隸！！如今我能教他依我的意思，這是何等的幸福！我怎能放他走啊？！

這一天伯父家來人說伯父傷重死了！伯父是當巡邏，他受傷在家療養我家也知道的，但不知道因何受了甚麼傷。來人說道，伯父那天早晨值番正偶見九號的奴隸逃亡，伯父被那九號的奴隸拿石頭投中天堂傷重死了！！

那奴隸——我的愛人——却由裡邊自己跑到外邊來，說道「你們剛才說的話我都聽見了，殺死您老爺的奴隸正是我，但是那時候却不知道他是小姐的伯々。小姐！小姐！！請您只管報仇罷！我死也沒人哭的！！說起我的身世，我在漢水潛江渡被楚軍捉去當奴隸賣，到於今過了六載奴隸生涯，由楚而

鄭而衛而陶丘、輾轉流離、去年在陶丘被一位晉的官人買回此地來的、如今天堂被烙個九字、雖知父母何在也不必說了!!! 無論千刀萬砍只聽您小姐盡意報仇是了!」

我真佩服他這好男子氣象、然而我怎能聽他說這班話啊? 我當場說他「你別多嘴! 您曾不向我設誓無論怎麼總不離開我?! 你欺騙我了! 我伯父雖被你殺死、那併非我伯父的恥辱、也併非你的責任、那全是畜奴隸者的罪惡啊!!」

我那時候熱情所至也不管外見外聞如何了、真全不害臊的只管把心裡直言直道、旁人都當我發瘋啦。

那奴隸双管熱淚直流的只叫「小姐! 小姐!!」跪在我膝下乖乖我這双小脚、說道「小姐! 若是我可以感謝您、若是我能够感謝您、咳! 我怎麼說來便好?!.....我願、我忘記您的恩情的那瞬間便是我的死日!」

呵！如今便是不得不忘記您的恩情的日子也！！」我聽了他這話，不由得心肝娘痛得教我難堪呵！若是我這双手有得那個力筋；有得那個本事、那時候我真想把我這心肝娘兒撕得個粉碎!!!

巡邏來了、我們見得那命鬼向我們作了一番很殘酷的冷笑！

「小姐！小姐！！我願您一輩子好!!! 這便是我最後的回禮。我去了！」他被那巡邏們東拉西扯的捉將官裡去了。

八

我聽得那典獄的光胡蘆說那九號的奴隸還在獄裡，我問他有甚麼法子救他救他，——這光胡蘆是個很下品的男子，他常到我家喝酒來便甜言蜜語的一味想誘拐我誘拐我媽。我心裡討厭他極啦。——他說法子儘有；有得五十貫儘够敷衍獄卒，儘可教他們鬆々手放他逃走。我千辛萬苦的一天總要湊得一貫錢，誰想我還湊不到十貫來錢，聽說那九號的奴隸快要執刑啦，我真着急了，巧了那賣藝的鳳某也是個下賤男子，只想和我要好。我扭頭一想，有了！有了！！豈不妙計!!!我教他作盜了。無論金錢多少，不拘東西貴賤，只管偷來給我。

李耳老人「呵！你竟教他作盜啦呢？！你道你這個手段是正當的嗎？」

柳娥「他有時還想強姦我哪！世上再沒有像他那麼討厭的男子啦！！他真

是個不成器的東西、他多活一天世間人可要多受一天累、像他那班下賤的男子只够當人家的走狗、再沒用處罷啦！」

李耳老人「你真錯了！人是不可利用的、也不可被利用的。無論何等不成器的人、他的靈性裡頭也有『道』的萌芽。利用『道』便是利用自己、便是欺騙自己、便是自殺呵！」

柳娥「那麼的道理我可不分曉啊！老伯伯！我真想道犧牲了三個五個鳳某也值不得救個那人品高尚的奴隸哪！！他偏偏又是個盜骨頭、他的盜手盜腳一身盜本事教我吃了一驚、不幾天便偷了不少錢財給我哪！他只當我真肯跟他到吳去哩。真不自重！他如今在獄裡呻吟、料他還全不知道我心裡只有九號的奴隸罷！！今兒個一清晨他把您老伯伯那皮口袋交了給我、我趕緊跑到河沿林子裡交給那典獄的光胡蘆、正在說話、被鳳某瞧見了、他只當我和那光胡蘆密會啦、險些兒要打我啦哪！」

李耳老人「我若早知道你此等情節，我可也早就偷々兒地先攔得十貫錢在那皮口袋裡頭了」

「謝々！老伯伯，您可知道那皮口袋裡頭有甚麼？」

「我双脚不出門一步也可分曉天下的情形，難道我自家的皮口袋裡頭有甚麼也不知道嗎？！」

「有的是甚麼？」

「有的是三兩斛生米」

「可還有別樣東西」

「再沒有了」

柳娥瞧瞧李耳老人的神色也併沒有要和她取笑的樣子，正百思不解老人的意思

「老伯伯！這還您」柳娥由腰間掏出兩錠黃金要交給李耳老人。

李耳老人不禁託異的問道「畢竟、這是怎麼個來歷？」

柳娥「老伯伯！您當初若是只攔十貫錢、那奴隸也便救了！柳娥也真受  
恩不小！！只因您老伯伯攔得太多了！！我當初也只當有的不過三兩斛生米、  
誰想那光胡盧打開皮口袋把生米往外一倒、只見黃光燦爛滾出兩錠金子來、  
一錠值五十貫兩錠共值百貫。不但我吃了一驚、那光胡盧更是膽子小、兩  
手抓着黃金、眼睜々口呆々的只在那裡抖只在那裡戰」

李耳老人「怪哉！那我也真不知道啊！！」

## 九

李耳老人摸々後腦袋、這才想起一件事。

那時候將去函谷關、臨別、尹喜手提那皮口袋說道「老夫子由今將上魏段干、路途正遠、或在山林曠野露宿、這一袋生米、也可充饑。或進寒村店宿、也可敷衍、您老夫子把這帶上罷！」

尹喜知道要說起盤費兩個字、必定會遭老夫子譴責、所以他竟混兩錠金子在生米裡頭。李耳老人如今想起臨別那句話尾「或進寒村店宿也可敷衍」這十個字越想得來越發不妥當、李耳老人恍然獨語道「尹喜你原來倒是厚意、如今却教老夫子害了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了！你真不該偷偷兒的教兩錠金子附在老夫子身上啊！！」

李耳老人「那甚麼可值百貫的金子我真不要、就算由我恭恭敬敬的送給你啦」



柳娥「謝謝老伯伯的厚意！早知老伯伯那麼善心、何必當初不作個老實的花子向您要？！如今便領受來也不濟事了！」

李耳老人「你說不要嗎？怎麼又不要了？！」

柳娥「可恨那光胡蘆！他害怕老伯伯告官去會連累啦他、這才先發制人的把鳳某拿了去啦」

李耳老人「那可冤枉了！我去和官人作道理來」

柳娥「被盜的不止你一家、鳳某必定會將通盤托出、柳娥會被官拿去也自認罪有悠歸、但是」她言語到這裡喉嚨忽然硬了說不成聲、她的表情瀝瀝可見是可憐那奴隸全不知情、若教他也被拉出堂上作証、那可真真冤枉了

李耳老人「你只管放心！你只管放心！！我便以這一百金管包把你們的罪洗得乾乾淨淨」

柳娥載欣載怪的問道「能行嗎？」

在乎李耳老人實在地也全沒有把握、不過打算到官陳告說那兩錠金子是由我給他的、併不是他偷我的。李耳老人踟躕踟躕答道「我總想得出一個道理罷」

柳娥還半不放心地問道「您在行嗎？」

李耳老人搖々頭。柳娥見得老伯伯這班光景、她的欣喜直如黑夜裡電光之一閃似的、只一瞬間的光輝、過了、她的心裡仍舊的伸手不見掌。

李耳老人思想道「因為我的財物而惹起の問題、我應該負擔一部分責任、斷不能竟叫他們兩個人負全担。」這麼的想來想去恍然見了一輛囚車、由那車上方窓、長長的伸出個腦袋來、叫喊道「過路的老人家！」那腦袋正是賣藝的面相「您帶得太多錢財了！」李耳老人這又恍然見了在關上和尹喜臨別尹喜說道「老夫子由今將上魏段干、路途正遠……………」李耳老

人思想到這裡不由得獨語道「尹喜你真教老夫子受罪了！」

李耳老人拾起杖來正想到官裡去、店主慌慌張張的跑上樓說道「對不起對不起、真教您耽誤了！」一邊把賬擱在桌上、往下又說道「那賣藝的鳳某只才剛被官拿了去、櫃上亂雜了好大工夫、所以耽誤了」

柳娥側身站在門陰、正怕他父親瞧見、那店主忙得眼花撩亂、連柳娥在這小房裡、他也沒瞧見。

李耳老人打算趕緊趕上去、所以趁勢問道「那鳳某被捉往那裡去了？」

店主「一直拉往城裡法衙去啦、我還不大詳細他爲甚麼被官拿去。仄聞、他是個大盜呵！作這種買賣真不容易、若當初知道這是甚麼種人那是甚麼種人、咱們也不留的。自從開張到於今——（他說了一大篇甚麼那回有個逋客、甚麼那回有個手脚不好的甚麼甚麼）」說了好半天、這才偶然瞧見柳娥悄悄兒的站在門陰、嚇了一跳、驚異道「哎！柳兒、你在那裡幹甚麼？！」

爹爹怕你病勢不好，才剛還到你房裡窺々來啦哪！」

柳娥「我病全好啦」

店主「爹爹只當你正在睡覺呢。病好啦？那麼爹爹也便放心了！」

店主還吩咐柳娥上後頭石屋子裡，把老伯伯的牛牽出門口去，好々兒的送老伯伯動身。柳娥沒答應。因為她一說話啦那淚珠便會滾下來。

李耳老人「不必費神。我今兒個不走了」

店主「那很好那很好，明兒個正值有熱鬧瞧」店主又把那十二個女酒的話重說誇張了一遍。關於自己的女孩兒何故在李耳老人身邊，他併沒有一點兒猜疑，併沒有一點兒介意，說句「您歇々罷」便下樓去了。

柳娥趁着她父親一下樓，便說道「老伯伯！我教鳳某作盜這一層，我爹爹還全不知道，請您千萬別洩漏。」

柳娥忍住一心肝娘的苦楚，勉強上後頭石屋子裡把老伯伯的牛牽出前頭

店門口來、送老伯伯動身。

「老伯伯、您走好！」她的聲音妝得十分輕薄、和尋常送客另無二樣、傍人都不知道她這話裡有甚麼苦情。她話裡的沈痛處、只老伯伯一個人知道。李耳老人進得城來、到了法衙門前、下了牛、把牛轎在衙門外、進衙裡去了。

## 譯者附言

本書取材自日文書籍大泉黑石著(創作)『老子』一至百二十七頁第十行第十六字。

原書係四六版全本三百九十頁分發端的物語(原文)①—②的接續的物語③—④—⑤承前的物語 ⑥⑦—⑧⑨ 三節。發端的物語分一至十一段、接續的物語分一至三十段、承前的物語分一至十一段。

原書定價二圓五十錢新光社發行(東京市麴町區山元町一の二)

本書與原書不同之處其顯者(一)時代。老子至絳、原書作周景王晉悼公時代、孔子適周、原書作於老子至絳前二三年之事。前者、本書作周敬王晉定公時代。後者、本書不明言於老子至絳前若干年。(二)店主談晉楚之關係。本書前半截與原書九分不同。(三)鳳某唾棄前人之歌。歌詞、原書作「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四)鳳某自述其身世文中「進好己」原書作「別宮祭江」(五)晉公子名。原書作平。(六)彭某狂歌、原書作 嗚呼革命近來、立的薄屋襪褸子、醒的市井貧窮兒、見的吾自由樂園(以上自嗚字至園字共二十七字均原文)柳娥與老子送別唱晉當時俗謠、原書作 妾生紅潤習繡羅、自悔平時不學書、少年雖美不能招(以上妾字至招字共二十一字均原文)(七)此外分節分段固然不同、至於問答舒述議論各款鄙人斗膽刪去者不鮮、鄙人斗膽加添者亦間有之。

誠恐讀者諸君或將誤會原書之體裁、故特書數語、庶免或有所冒瀆原著者。

原書、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初版迄八月十日不滿兩月之間重版者凡有九次、現鄙人手下所有即爲第九版、九版之後復屢重版、誠有洛陽紙價貴之慨。

譏者或作『時代錯誤』等語以酷評之。然我輩將云、夫天地之間何嘗有完全無缺之物?! 然則大泉黑石先生之作、縱或有多少瑕疵、顧豈可以尺朽棄抱梓哉爾云。

※物語、日音讀 *Mono-gatari*、當英文 *Story; tale; narration; account*、講。



卷六七八六